

智慧与慈悲

李向平◎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人 文 寻 真 录 丛 书

地藏菩薩有一個最大的愿力。這一個愿力超越了過去、未來、現在三世，那就是：“地獄不空，誓不成佛；眾生度盡，方証菩提。”這就是說，娑婆世界里的無數眾生，由于罪

663154



智慧与慈悲

李向平◎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中南大学图书馆



00452522

责任编辑 李 卫
封面装帧 陈 楠

·人文寻真录·

智慧与慈悲

李向平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54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常熟新骅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092 1/32 印张 9.75 插页 2 字数 169,000

1999 年 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7-208-03066-9/G·560

定 价 15.60 元

目 录

1	第一辑 生命在乎体验
2	漫步在大佛足下
10	祝你平安
19	留云小筑
25	把捉缘分
28	在日本坐禅
36	万里清风付与谁
50	悠闲自得
56	把根留住
59	第二辑 佛陀的亲证
60	感悟虚空
77	手上的佛珠
82	瞬间
86	拒绝圆满
94	死亡不存在
105	青年和尚访谈录
137	第三辑 森罗万象
138	传统佛学的现代意义
143	地狱并不可怕

147	十年佛书一瞥
158	面对匮乏
160	还佛教的本相
165	出入传统
167	现代的迷茫
174	从古代禅到现代禅
180	读佛札记(六则)
222	觉悟的究竟与方便
235	第四辑 出离所知障
236	另一种传统
239	被遮蔽的人文关怀
242	心持半偈万缘空
254	梁漱溟:前生是和尚吗
267	熊十力:我还是返回自己
284	戴厚英的佛教情怀
289	佛陀与上帝的特殊交涉
301	东亚佛教文化圈的研究构想
307	跋

第一辑 生命在乎体验

漫步在大佛足下

在无锡灵山，新建了一座佛像。这座庞大高耸的佛像高达八十八米，背依起伏的山峦，目视浩淼的太湖，在当代佛教建筑史上不能不说是一壮举。佛像足下，有一名叫祥符寺的庙宇。据说唐玄奘或其门下大弟子窥基曾经传经说法到过此地。

还是在大佛像的建造过程中，来自北京、上海、南京等地佛学者及佛教艺术研究者，曾聚首在这大佛像足下的碧波山庄，专事研讨传统佛教艺术与当代社会经济之关系云云。会上，学者们自然对佛像、寺庙的建造评头论足。有人说这大佛像的神情不够慈祥，与传统佛像造型相比，缺乏神韵的传递；有人对祥符寺的修复依据——唐玄奘或其大弟子窥基是否莅临太湖湖畔表示疑惑；更有人直截了当地批评，此举纯属商业行为……。细心的人则会发现，大佛像的奠基石上以及祥符寺修复缘起的说明当中，末尾署名者首列即为“人民政府”字样，最后一行方为无锡市佛教协会。

晚近十余年来，各地建寺塑像者实不在少数，出自于各种名目，足以使人目不暇接。重复次数最多

的，大抵就是恢复传统及以佛兴市两大类型。大佛像及祥符寺的修造，无疑是属于后一种类型。

古代中国，伴随着佛教的东渐及其传播，往往是一座寺庙先在某地兴建，然后是开岭劈山修桥筑路，确乎能给地方的经济文化发展带来不少的推动。有些寺庙的筑建，甚或会给边远地区远播去中原地区的先进文明，影响不可小视。倘若某一寺院出一高僧名尼，那么，这一小村小山即刻便会名闻遐迩，招引无数慕名而来的香客信徒前往参拜。在一个历史悠长、传统深厚的国度里，人们发展现代文化经济时要充分利用自己的历史与传统，可以说是在情理之中的。

当时因参加研讨会的缘故，自然要去看看正在建造的大佛像和祥符寺。遗憾的是，大佛像正被包围在施工的脚手架中，难以一睹其真实面目，感受佛陀垂眉人世的慈悲，也没法去认真体会一下大佛像足下香客信徒的虔诚心情。

这次又来到灵山大佛像之前，是因了几位房地产公司经理的相邀。这几位经理也正在构想、规划一座以佛兴市的商业城，特地请我去参观大佛像以及大佛像前兴建的大佛商业城。

小车驶过了当时参加研讨会住下的碧波山庄，径直开到了大佛像前的停车场。停车场好开阔，估算一下可以停放上百辆大小汽车。同车陪伴的老总说，今年大年除夕晚，这里的停车场挤得满满的，四

处人头攒动，前来拜佛烧香者如潮水般地涌来。卖香火的生意好得不得了。

听着这位老总的述说，心中想象着大年三十大佛像足下香火隆旺的盛景，也使我回忆起今年除夕上海龙华寺那拥挤的香客和那映红了夜空的香火。社会的转折、生活的变化、内心的迷乱，使许许多多凡夫俗子善男信女，都情不自禁地拥挤在寺庙佛像之前。

此时来到大佛像广场，看到的人似乎尚不太多。游人三五成群，稀稀拉拉。只有道路两旁的小摊贩，一个劲地冲着你叫卖：“灵山香！灵山香！”出人意料的是，八十八米高的大佛像，被眼前的大佛商业城建筑遮没了。透过那具有 12000 平方米的圆形商城屋顶，我只能看到大佛像的头顶。这不能不使我深感遗憾！

围绕着庞大的圆形商城，四周还有鳞次栉比的建筑物，正在那坑坑洼洼的黄泥土上一栋毗邻着一栋地向上冒着挤着。我没法不生感慨：“就因为一座八十八米高的佛像，可以形成一座经理们理想中的商业城？”对着我这番感慨，一位老总却说道：“这就要看如何操作与经营了。”

绕过了这座圆形建筑物，眼前的境界陡然开阔了许多，心情也为之开朗起来。尽管耳边还是回响着有如噪音污染的各种叫卖声，但是，穿透这些噪音的，则是那耸立在灵山之前的大佛像。一道水泥铺

就的大道，从自己的脚前延伸到大佛的足下，至少也有四五百米长。

一座镌刻着“灵山盛会”四个大字的巨型照壁，筑为唐城样式的山门，还有巨大的香炉和巍峨的大雄宝殿，都以传统中国的建筑风格，严格地伫立在中轴线上。参拜大佛像的人们，便循沿着这一中轴线，逐次地通过这些建筑物，一步一步地向着大佛像接近。

大佛像微俯着头颅，身躯向前稍倾，正对着人世间和无数众生施行着大无畏手印，微笑地望着向他走近的每一个人。偌大一个香炉中已经满炉的香火灰烬，似乎在诉说着人们渴望这种接近的心思和意绪。从那一炉又一炉的香灰，从那香烛架上不断往下流淌的烛泪，人们可以真切地感受这种渴望的牢固与持久。

走过唐城风格的山门，道旁伸展着一个几米高的巨型佛掌。它的指形是大佛像施无畏印的造形，它的掌心镌刻着法轮的图案。虽然在艺术造形上，这佛掌实在是粗糙肥肿，但是游览或参拜的客人大多都要上去抚摸这佛掌及掌心中的法轮，然后把自己依凭在手掌中，留影纪念或求佛菩萨的保佑。因为按照佛掌旁的一块铁板上写着的说明文字，抚摸佛陀的掌心，当能获得喜悦和平安。

再往前走，模仿着大佛像的造型风格，立有一尊如同常人大小的佛像。游人们往往会在这里伫留，或与佛像合影，或在佛像前的香炉中燃上一柱香，叩

头行礼。这时，有一衣着十分入时的少女，正双手拥抱着佛像的双脚，冲着摄影师笑容可掬。我忍俊不禁地笑了：“临时抱佛脚，没用！”没想到，这位少女笑得更开心，而摄影师也大叫一声“OK”地按下了快门。

不用去询问他们是否懂得佛教，更用不着去打听他们是否有些佛教的知识，至于迷信与宗教的差别究竟存于何处，他们可能更不关心。只须仔细端详他们跪拜在蒲团上、俯首叩头的虔诚神情，似乎便可感知他们内心的欲望、精神的不安以及发自心灵的祈求。

对此，也许没有必要焦急地用迷信、落后、没出息等等字眼去批评斥责他们。凡夫俗子自有他们自己的命运关怀，自有与其身份、地位相吻合的人生思考。一味地向外追求，颠倒迷离于苦乐之中，一方面为自己饮食男女等等欲望所纠缠，不能不生出许多烦恼和痛苦，另一方面又担心这些欲望人为地受阻而难以实现。他们有所畏惧了，对于人生苦乐有所感受了，对于美好的明天有所思析了。虽然他们迷迷糊糊，知一不知二，也不肯动脑筋求学问道，但他们来到了寺庙里，跪拜在佛像前。他们虽无更高程度上的人生自觉，但也会感到人欲的横流，现实生活中充斥着的嫉妒、仇怨、算计、偏狭、自私以及生离死别、男旷女怨种种现象。他们对于人生、明天还有一份乐观的期望，但是，他们不能不感到生活的艰难、

生命的沉重和伴随着的孤立无援的恐惧。于是，他们或在节假日里，或乘游览风景名胜之便，或在家庭中有重大活动之时，到庙里燃上一柱香，目视着金身佛像叩上一次头，鞠上一回躬。

于是，我当时就很想对同行者说：“别以为这些行香叩拜者万念俱灰，愚不可及。在他们俯首叩头而隆起的背脊上，或许可以看出人性的一份深沉、生命中的一线期望。有了这点，活下去总该值得。”因为活着不容易，把捉命运更是其难无比。

高耸的大佛像已近在眼前了。他静静地站立在自山腰上劈出的一块高地上，再加上那高达八十八米的身躯，仿佛其神情、其身影、其手掌可以覆盖世间万象以及任何一类具有佛性的生命存在。仰首望去，不得不顿时感到一种精神上的威慑。他足下的个人太渺小了。人们为了接近他，循沿着逐级高升的石阶，一级一级地往上迈着。一级又一级，大约有几百级。我们说，这样高大的石阶，可能除了南京中山陵之外再无第二处。

我们颇感吃力地一步一步拾阶而上。整个高度仿佛就在这一步一步之中，变成了一段又一段的时间，让步行的人们在这一段又一段的时间中去体验自己，去聆听自己的足音和因费劲而加快了速度的心跳声。

台阶的当中，铺就着一块很大很大的绸缎，杏黄色的，自上而下犹如瀑布奔泻在那蓝天和绿树的衬

映之下,显得格外的明朗澄净。黄色当中,也是自上而下缀写着佛教中有名的六字真言:唵、嘛、呢、叭、哞、吽。它是阿弥陀佛赞叹观世音菩萨的言语,当为一切福德智慧及诸行的本源。台阶的两旁,所有树木的树干也都用杏黄色的布包裹起来。四周上下还飘荡着好似江南丝竹般的佛家音乐——梵呗之声。

抬起自己的脚步,往前迈上一级,仿佛就与西天净土距离更近。偶尔回首,身后还有许许多多的人,也都和自己一样,向上攀登着。人们拾级而上,延伸着自己独特的精神漫步。一步一思,一思一步。正如同哪位美学家所言说的,中国的建筑精神即在于将向上升腾的空间,转化为移步细思的时间体验。这座大佛像的建筑,不也正是如此?可以使游人、香客、参拜者的心绪或意念,伴随着自己的脚步、伴随着身旁景色的转换而不断获得重新的感会?

当人们结束这慢步登高的时程,聚会在灵山大佛像下的时候,不到两米高的每一个人与大佛像相比较,已显得更轻更小更微不足道。就连喜爱拍摄到此一游的游人,也没法与大佛一同留影纪念,只好转过身来,回过头去,拍摄大佛正在眺望着的浩淼的湖面以及那比湖面更为空阔神妙的天宇。这个时候,登高之后的兴奋与轻松,远眺天水一际的神逸和心旷,前所未有的。至少是在这短暂的时刻,人际间的许多烦恼,现实逐求中的许多苦痛,人生欲望纠缠而致的不安定,大抵上也得到了缓解,得到了镇静,也

对自己重新获得了信心。

这时，人们大都又会回过身来，仰望大佛。我把头向上仰得很高很高，仍很难看清大佛的真实面目。靠得太近了，我们太小了。大佛的身躯似乎已把我们全身心地覆盖。那垂询的眉目，那接引众生的大手掌，正从头顶上空往下贯注着一种无形的力量。这与西方哥特式建筑的精神风格大异其趣。教堂上的尖形屋顶，还有那屋顶上直刺天穹的十字架，引人向上，促人飞升，直欲脱离足下的肮脏尘世，方能洗净灵魂的染污。

可是，大佛像却不一样，他慈眉善目，两手接引，身躯朝前微微地倾斜，似乎在关怀你，照顾你，帮助你。他不像教堂顶上的十字架，驱迫你把灵魂交给上苍。身在远处时，他会注视着你；莅临足下时，他则垂询关顾着你。虽然硕大无比，心中却不生畏惧，惟有轻松兴奋、心旷神怡、依凭可靠，还有相伴相随的一份思绪。临了，还得迈开自己的双足，一步一阶地走下去，回到大地，回到自己的生活当中去。这时，再回首一睹大佛像的身姿，神情依旧，慈悲如常。只是我们已从他的足下漫步到了平地，不会再次生出“靠得太近了，我们太小了”的感喟。心中已有一尊佛，又何必去在乎这么些许许多多呢？

祝你平安

—

一年四季当中,有许多时令节日是谄媚习俗的。大年除夕及新年春节可说是最集中的媚俗。

在媚俗的过程中,几乎所有人都脱不了俗,随波逐流。但是,各人表现的内在心情却又是五彩缤纷、光怪陆离的。

晚近几年以来,始自苏州寒山寺新年敲钟,俗世的众生也渐渐形成了一种习俗:每逢迎新辞旧之际,喜好到寺庙里烧上一柱香、叩上一次头,或是去敲一敲钟,换取一个好兆头,揣回一种好心情。

这已不是“夜半钟声到客船”的羁旅之愁的抒发,而是年季转换时节,对于未知岁月的一种祈愿,一种寄托。

1998年的2月27日,农历大年三十。上海龙华寺里从下午五六点钟开始,就有许许多多的香客在聚集。至晚上10点、11点左右,古老的寺庙里已是黑压压的一大群人。人声鼎沸之中、无数人头在攒动。院中的天井,耸立着偌大的香炉。炉中的香

火，愈燃愈烈。火光在香烟袅绕中升腾、跳跃。

龙华寺的大门，每一入口处都排列着两道坚硬的铁栏杆。执法严正的警察把守着门口，维持着人群涌动中的秩序。每张门票是人民币一百元正。但是，前后奔来的人们似乎都不在乎这一百元人民币。寺前的街道上，热闹非凡。出租车的生意也格外兴隆，在兴致勃勃的香客的拥挤中，无尽头的车流缓慢行驶着，车笛声响成一片。

我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走入了古寺龙华。目睹着庙里身旁的那么多人，香火烛光映照着他们的面庞，有几分庄重，也有几分神秘，另外还伴随着几分虔诚。这样的神情，容不得他人的随意和喧哗。尽管人多拥挤，但听不到十分嘈杂的人语，只有巨大香炉里的香火，在啪啪地熊熊燃烧着，随同呼呼的风声，窜上已被映照成暗红色的夜空。

他们是为了什么，来烧香敲钟？求平安，祈好运，想发财……？还是渴望解脱，巧度难关？我不得而知，也无须去问询打听。

作为一位宗教学研究，我似乎能够理解这无数众生心中的愿望，正如同我很明白我此时此刻的心情。短暂而又漫长的 365 天，在期待、焦虑、追求、痛苦、成功或失败的日日夜夜中流逝过去了，随之降临的又一个 365 天，它会给人们带来什么？吉凶祸福，善恶是非，贫贱富贵，……又有几人能够把握？有几人能够看清？

佛教的本义在于人世间个体生命的觉悟，在乎自业自得，自己对自己的言行承当责任。因此，遵从佛教就是要在流变的当代社会中，努力地艰辛地尝试着自作主宰。一个人倘若具有那么点佛心佛性（觉悟的资质或素养），又何必要去拜佛叩头？又何必要去烧香敲钟？

可是，这么多的人来了。我也来了。受着这一环境的薰染，不由自主地也手拿三柱大香，挤在人群中，到香炉旁点燃了香，双手擎在胸前。一些朋友知道我会在大年除夕到龙华寺烧香，曾对我有所托付，望我也能代为他们进香一柱。

这个时候，两眼微微地合上来了。冥想默祷之中，我想起了亲人，想起了朋友；想起了几年以来所经历的一切，所体味的酸甜苦辣，还有那许多藏在心底而又充满激情、欲有所表达而又尚未能倾吐的情愫与思索。来不及作常人所作的祈求，也没有在口中念念有词“南无阿弥陀佛”。七、八年前为佛教现状之考察调研，在城乡、在山林、在荒野里四处跋涉的一幕一幕，此刻迅即地闪回在脑海。那个时候，我开始与佛教、佛学结缘。但我每到一处，既不叩头，亦不进香，即便有出家人相劝，我也只回答一句：“我们烧的是心香！”每每离开某一寺庙，常有法师为我送行：“菩萨保佑！”

那种类似于云游般的生活，确是丰富了个人的人生体验。与自己高中毕业后插队务农的动荡生活